

眼神 Eye Contact with the Doctor from Paraguay

傳關懷

■ 文 | 林祐萱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十一樓病房護理師

「聽說來了一個外國人唉！說西班牙文的樣子。」同事這麼說，也不以為意，覺得是國際醫療的病人，也是要住一陣子吧！當時的我，並沒有想太多，更不會想到之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，也就這樣第一天與他相遇。

手作西語翻譯表 化解不安得到讚

「早安啊！」配上一抹微笑，與梅沙太太和梅沙醫師打招呼。當時我並不知道要怎麼稱呼，只記得這位病人的名字裡有一個英文字母S，而他們也是點頭回我一個微笑。那天，是梅沙醫師住院第二天，直到下午，我發現我們之間的溝通真的因為語言不通而有很大的問題，然而從他的眼神中，也看得出他對所有治療的不安感。就這麼一個念頭，忽然想到我似乎能做些什麼事，那就是翻譯，反正 google 那麼厲害，所以那天下班後，我花了些時間製作了一份有日常生活用語及專業醫療治療的翻譯表，當梅沙醫師與梅沙太太看到後，他們比了一個讚給我，現在想起這一幕，還是會笑一笑。

就這樣照顧他幾天白班後，等我再次接觸他，大約也過了一段時間。我換上大夜班，也許有些人說，大夜班不會跟病人有什麼接觸，其實我不這麼認為。依照往常，

一間一間病房巡視，看看病人有沒有在呼吸，狀況如何。梅沙醫師是前幾天剛動過手術，交班時有聽到他在術後似乎有些混亂，不知道自己在哪裡，會胡言亂語，而那幾天，每當我開啟房門時，總會看到梅沙醫師眼睛看著天花板，好像在發呆，好像在想什麼，有時候我會比手畫腳，要他趕快睡覺，卻也有這麼幾天，他會看著他的腳，然後搖搖頭的看著我，我也是每次都拍拍他的肩膀，幫他蓋好被子；而梅沙太太也從原本每晚熟睡到徹夜未眠，我請梅沙太太要放心，趕快睡覺。

夜班的守護天使

到後面的日子，當我在清晨量血糖時，梅沙醫師總會握握我的手，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是一位病人對自己疾病的無奈，還有一雙求助的眼神，而在床旁的，是一位擔心自己丈夫的太太，再加上一對無奈及疲憊的雙眼；在夜班，沒有師姑師伯，只我們三個人，只有這時候能深刻感受到他們的無助。

說真的，照顧梅沙醫師這段期間，我們談話的次數手指頭數得出來的，就是靠眼神溝通。每天早上六點多，梅沙太太會走出病房裝開水，從一開始，揮手和我打招呼，到後面每天點個頭，眼神對看的溝通，



Hualien 慈院 ser tratado médico Paraguay
Tzu Chi Asociación Médica Meisha
(derecha) y la Sra Malda (izquierda), con
el consentimiento del equipo médico,
también llegó a cuidar profundamente



雖然仍在病中，梅沙醫師在太太的陪伴下參加 2015年 9月的國際慈濟人醫年會，顯得非常開心。梅沙醫師的小女兒將活動照片翻成西語分享給家人。攝影 / 李則忠

然後我看著她拖著沉重步伐的背影離去。

還記得有一次梅沙醫師因為手術後到加護病房觀察，而那天清晨梅沙太太出現在我們護理站，她走向我，想跟我表達什麼，當時所有人都不知道她要什麼，而我也就是用眼神及電腦翻譯軟體和她溝通，還「聊」了一下梅沙醫師的狀況，雖然我們都沒有說什麼話。

很快的，我也沒有再照顧到梅沙醫師，

也聽說他轉病房到腎臟內科了。那時候本來還替他高興一下，天真的想說他終於可以做腎臟移植了。但也在幾天過後，聽到他離世的消息，那時候的我正生病掛病號，不在護理崗位上，我坐在輪椅上看著電視播著梅沙醫師的告別式，我默默地在輪椅上掉下眼淚，也許這對他來說，是另一種美好的結局，不需要再為了疾病而受苦，也願他可以永遠快快樂樂。